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十八回 設機關流氓傳電報 賣風情名妓訪蕭郎

且說章秋谷與王雲生二人同住棧中，□分莫逆，雲生便要與秋谷換起帖來。秋谷道：「我向來沒有換帖的朋友，你我既然要好，就不換帖也是一般。」雲生便向秋谷道：「我們既是通家，小妾理當相見，就請到我房內，等他叩見。」秋谷一聽，心中大喜。秋谷自從那夜一見之後，思思索索的一直想要設法見他，現在聽得此言，真是求之不得，便換了衣服，同著王雲生走進隔壁房中。只見這位姨太太坐在靠窗一張桌上，斜倚香肩，雙蛾半蹙，好像想什麼心事一般，見雲生同了秋谷進來，連忙立起。他每天見秋谷在門口往來出入，本來認得，不用招呼。雲生叫他過來行禮，他連忙走近秋谷身旁，凌波微步，羅襪無塵，裊娜的好似風吹楊柳一般，望著秋谷磕下頭去。秋谷連忙閃在一旁，還禮不及。雲生便邀秋谷坐下。姨太太也坐下來，低著頭一言不發，雙頰微紅。秋谷口中天南地北的同雲生談論，暗中細細的偷看著他。只見他穿一件春紗夾襖，繫一條玄色緞裙，梳妝淡雅，骨格風華。那一雙俊眼水汪汪的活潑非常，巧笑流波，瞳神欲活，左顧右盼，宛轉關情。正是：

羞態矜持，秋剪橫談之影；歡痕融洽，春添眉黛之云。

秋谷看得□分暢滿，那位姨太太也時時偷轉秋波，暗中窺覷。秋谷坐了一會，不好意思再坐下去，起身辭出。雲生同步出來。姨太太送到門邊方才進去。主

自此，秋谷與雲生居然竟是通家，有時雲生不在棧中，姨太太見了秋谷也並不迴避，彼此日成眉語，差不多要學那紅拂私奔。幸而秋谷為人伉直，雖然倜儻風流不拘小節，卻是性情闊大舉止端方。以前同王雲生沒有什麼瓜葛，所以胸中存著這個念頭；現在既然是同他彼此通家，交情莫逆，便不免有些慚愧在心，輕易不肯孟浪從事。

忽一日，秋谷正在棧中剛剛起身，尚未洗臉，忽見王雲生神色倉皇，滿頭是汗，手中拿著一封電報匆匆的走了進來。秋谷見他這樣，不曉得什麼事情，尚未開口，雲生已進房坐下，向秋谷道：「我剛才接到一封急電，是安徽家母寄來，說內人病在垂危，叫我立時回去。但是我有一件為難的事要同你商量，不知你肯答應不肯答應？我此刻方寸已亂，一些也擺佈不來，況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動身，這事情實在尷尬得很。」說罷，立起來向秋谷深深打了一拱。秋谷急忙回禮，不知他要相托什麼事情，便道：「原來令正病危，這自然該立時回去。此間如有什麼不了之事，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，總可商量，你只願請說。」

王雲生聽了，臉上露出□分感激的樣子來，隨把坐的椅子挪到牀邊，低聲訴說。

原來他這位姨太太也是蘇州人氏，妓女出身，名叫李雙林，向在蕪湖女戲館中唱戲。

王雲生路過蕪湖，見他生得標緻，用了一千二百銀子，將他討做二房。但是雲生□分懼內，太夫人家教極嚴，雖然娶了雙林，那裡敢同他回去？所以一向住在浙江。

現在雲生接到了這封電報，當天晚上就要上船，只得把雙林暫時留在吉升棧中，要托秋谷代為照應，等他到了安徽再作道理。秋谷聽了，慨然應允，雲生感激非常，又略談了幾句，便連忙辭去。

直至七點餘鐘，雲生方才回棧，將衣箱行李打疊起來，只帶了一隻衣箱、一個腳籃，其餘箱籠一齊留在上海，先叫棧內轎夫把行李發下船去。那天剛剛是禮拜一，長江是招商輪船，恰恰正是江裕，又教家人同著先去招呼。雲生自己又到秋谷房間內來作揖告別，就同著秋谷到自己房內坐定。雙林紅潮暈頰，故意立得遠遠的，倚著牀後的欄杆。雲生叫他過來，道：「我今天回去，論不定什麼時候回來。你住在棧中如有什麼事情，可請章老爺招呼一切。我與他就如自己兄弟一般，你自己須要小心為上。」雙林靦靦覷覷的叫了秋谷一聲，秋谷謙讓不遑，只得含糊答應。秋谷要與雲生送行，雲生道：「秋翁厚意本不敢辭，但兄弟今天實在沒有心緒，並且要早早上船，只好心領了罷。」說著便有匆匆要走的樣子，叮囑了雙林幾句，便移步出門。秋谷此時留心看雙林的舉動，只見他眉斂湘煙，眼含秋水，似有許多幽怨說不出來。當下送出門外，覺得眼圈兒一紅，連忙背過臉去，袖回香雪，衣展春雲，急急的回進房去。秋谷暗暗稱賞，便一直送了雲生上船，在輪船上又談了一會方才別去。這裡王雲生自轉安慶不提。

且說秋谷回到棧房過了幾日，已是端陽將近。秋谷把一切局錢開銷清楚，自己也到陳文仙家住了幾天，天銷了二□塊錢的手巾。文仙勸他不要浪費，秋谷不肯聽他。

到了端陽這一天，秋谷上午沒有出去，忽見陳文仙明妝麗服，珠翠滿頭，打扮得婷婷裊裊的走將進來，背後跟著一個相幫，挑進一擔物事。秋谷詫異起來，向文仙道：「你們的節盤已經擔過，為什麼要送第二回？」文仙含笑答道：「節盤末是相幫篤格孝敬，勿關倪事格。格是倪自家買仔送撥耐格，請耐賞賞倪格光。」說著，叫相幫一一搬將上來。秋谷大為詫異，看那送的禮時，只見是兩隻上好金腿，□簍白沙枇杷，一盒呂宋煙，一身外國紗衣料。又見相幫端過一隻提籃，文仙道：「曉得耐客棧裡向格菜勿好吃，倪自家燒仔幾樣菜，一淘帶得來。」就自己去開了籃蓋，一樣一樣的擺在台上。秋谷看時，見是一大盆鱈魚，一盆白汁巴翅，又是一隻整鴨，一碗鮑魚。原來陳文仙曉得秋谷素來愛吃的品味，所以特地做了送他。

秋谷看了大為奇怪，向文仙笑道：「怎麼你忽然這樣的破費起來？真是意想不到，又不好辜負你的來意，只好照數全收，但是大大的破費你了。」便叫了家人進來，叫他收拾；又叫把送來的四樣菜，送到雙林那邊與他過節。留文仙坐了一會，文仙恐院中有客，起身要走。秋谷取出二□塊錢的鈔票來交與當差的，叫他交給相幫作為轎錢送力，卻被文仙一把攔住，道：「格個物事是倪自家格一點意思，俚篤送仔來隨便賞點好哉，倪實梗搭耐說格閒話，總勿肯聽倪一句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原曉得你的意思，不要我浪費銀錢，但既是相幫送來，我給他二□塊錢也是你的場面。我們要好放在心上，倒不必講論什麼銀錢。」文仙不肯，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是倪有心叫相幫來打耐格把式哉，耐勿要看仔堂子裡向一塌刮仔才是壞人，倪倒並無撥格號心思，耐勿要纏錯哩！」秋谷聽了只得收回，給了四塊洋錢送力，兩塊洋錢轎錢，文仙方才歡喜。臨行問秋谷幾點鐘來吃酒，秋谷道：「大約八九點鐘，你須要讓出房間才好。」文仙應允。

秋谷待文仙走後，出去應酬了一轉，傍晚方才回來。尚未坐定，只見隔壁那位王姨太太的娘姨走來，向秋谷道：「姨太太叫我來請章老爺過去，說是有話面談。姨太太已經候了多時，請章老爺就去。」

秋谷聽了，也不知什麼事情，便立起身來走過隔壁。見雙林滿面春風的迎了出來，向秋谷道了一個萬福，又謝他送菜的盛情。秋谷也謙讓了幾句，隨便坐下。舉眼看時，只見雙林打扮得□分齊整，蛾眉剔翠，檀口含朱，媚態橫妍，珠光側聚，穿一件玄色花紗夾襖，襯一條湖色熟羅褲子，卻把褲管高高吊起，露出一對尖尖瘦瘦的雙翅，真是：

踏青有跡，一鉤軟玉之魂；落地無聲，兩瓣秋蓮之影。

秋谷見他這一身打扮，已覺得有些心蕩神搖，不能自主。暗想隨：「怪道他見了客人不穿裙子，故意賣弄他一對金蓮。」再往雙林面上看時，只見他：盈盈欲語，羌巧笑以含情；怯怯回眸，欲通辭而未敢。那一雙俊眼注著秋谷，半晌無言。秋谷此時看了雙林的神景，止不住色膽如天，便起身走過這邊，想要與他並坐。猛見門簾一起，那娘姨端著蓋碗送上茶來，秋谷吃了一驚，連忙縮住了腳，卻已經走到牀邊，禁不住紅生滿面。雙林見了會意，急喚娘姨道：「你到我鏡匣內，把那一瓶香水拿來，請章老爺看個樣子，明天好請章老爺照著牌子代買兩瓶。」娘姨應了一聲，自到房後去取香水，秋谷方才心定。

雙林對著秋谷微笑點頭，又略略向他搖手，似乎叫他不要性急的樣子。秋谷更是滿心歡喜。不一刻，那娘姨已在後房把香水取來，雙林立起來接著，就走到秋谷身旁，親手將香水交與秋谷。秋谷伸手接時，雙林微微一笑，背轉身去，下面那一雙凌波三寸的鞋尖，早有意無意的在秋谷腳上碰了一下。這一碰，越發把秋谷引得心癢難搔。雙林回身坐下，一面手掠雲鬟，一面向秋谷道：

「費心代買兩瓶香水，今天如晚間沒有什麼應酬，再請過來坐坐。」秋谷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那有不領略的道理？答應了，移步出

來。雙林送到門口，眼波瑩瑩打了一個暗號，方才回身進去。那娘姨是個粗人，站在門旁眼睜睜的看著，一毫不懂。

秋谷回到自己房中，覺得心滿意足，準備著夜間暗渡藍橋。忽然回過心來，自家一想道：「不好不好，我章秋谷一生，自負品學兼優，雖然花柳陶情，卻從不曾幹過這鑽穴逾牆的行止；況且王雲生與我雖是新交，尚稱莫逆。從來說『朋友之妻不可欺，朋友之妾不可滅』。我難道這點定力都沒有麼？」想到此間，便把先前的高興減了一半，有些問心自疚起來。忽又回念想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雙林□分情況，專注在我一人，又不肯辜負了他的意思。」左思右想，那一縷情絲，把個頂天立地的章秋谷纏得定定的，休想展動分毫。以心問口、以口問心了好一會，躍然而起道：「傾國傾城，佳人難得。就是明知禍水，也只得姑且一行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在行篋中抽出一本《漁洋詩稿》來，歪在牀上看著。那知看了半天，一頁也不曾翻動，連秋谷自己也不解看的是什麼東西，只覺得心上撲撲的跳個不住，不知是憂是喜，好像有無數的酸甜苦辣一齊並上心來，覺得好笑。猛然又想起陳文仙約的話來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非但答應文仙吃酒，叫他騰出房間，而且還有幾處應酬不能不去。」

便定一定神，掏出表來一看，已有七點餘鐘，想起辛修甫請他在西安坊吃酒，正是約的七點鐘，便連忙立起身來，鎖好了房門出去。

到得龍瞻珠院中，主客一齊久候，見秋谷一到，立刻叫起手巾，相將入坐。秋谷雖在席上應酬，面上卻無精打采，冷冷的不甚高興。修甫見他這般形景，不由不疑惑起來，便問秋谷道：「你今天為著什麼事情這個樣子，只怕有什麼心事罷？」

秋谷笑道：「你這一問問得奇怪，我好好的有什麼心事，你忽然考察起我來？」修甫不好再問。

飲過數巡，忽聽見秋谷口中微吟道：

誰將三足鳥，來向天上攔；安得後羿弓，射此一輪落。

修甫不覺笑道：「怪道你今天失神落智的樣兒，原來你有了奇遇，所以不肯告訴別人。」秋谷無意之中因為心上想念雙林，隨口吟了幾句《西廂記》中的口白，卻被辛修甫猜破說了出來。秋谷也無從分辯，只得彼此一笑而罷。

這一席酒因在席諸人多要翻台，草草終席。秋谷又應酬了王小屏、貢春樹兩處花酒，方才同著春樹、修甫等一班客人同到兆貴里來。走進陳文仙院內，尚未上樓，便聽得陳文仙房中有人在那裡高聲吵鬧，打著一口京腔，又夾著些娘姨大姐勸解之聲，□分熱鬧。秋谷甚是詫異，估量不出那吵鬧的是何等樣人，到底為著何事。秋谷急於要問，急步登樓。到了客堂，聽那吵鬧之聲依然未息。文仙同娘姨等嚇得昏了，也不聽見客人上來。秋谷邀眾人暫在客堂坐下，仔細聽時，有分教：

留雲借月，果然別有深情；煮鶴焚琴，何處忽來僧父。

欲知後事，且待下回。